

政治大學史學叢書①⑦

清代蒙古與滿洲政治文化

林士鉉 著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 I S T O R Y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政治大學歷史叢書 17

清代蒙古與滿洲政治文化

林士鉉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清代蒙古與滿洲政治文化／林士鉉 著

--初版--臺北市：政大歷史系，民國98年

面： 公分 --（政治大學史學叢書：17）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86-02-2268-5 （平裝）

1. 文化史 2. 政治文化 3. 蒙古族 4. 滿族 5. 清代
637 99000442

□ 政治大學史學叢書 17 □

書 名 清代蒙古與滿洲政治文化

著 者 林士鉉

出 版 者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發 行 者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地 址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六十四號

定 價 新臺幣肆佰元整

承 印 者 鴻柏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89號7樓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版 權 所 有・翻 印 必 究

ISBN 978-986-02-2268-5

主編序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創立於 1967 年 7 月，旨在培養歷史教育和史學研究人才。為使學生能有更專業之訓練，本系先後於 1976 年成立碩士班、1987 年成立博士班，研究領域初以中國近現代史、中外關係史為主，漸擴及中國近現代史與臺灣史、一般史和世界史等三領域。

四十二年來，本系致力提升學術研究水平。以師生及同好為基礎，成立研究社群，定期將社群研究成果發表或出版，藉以和學術界廣泛交流並獲致公評，乃為提升研究水平的重要方式。本系主要出版品計有：以教師發表研究成果為主的《政大歷史學報》、研究生發表研究作品的《史粹》，以及大學部學生學習討論園地《史薈》，均定期出刊，並獲國科會人文期刊評比的肯定。為使教師研究專書與博、碩士班之優秀學位論文得以出版，本系於 1995 年決議規劃「政治大學史學叢書」，以呈顯本系師生專題研究成果。本書即為林士鉉博士就其學位論文改寫而成，並列入本叢書第 17 種。

林士鉉先生就讀本系碩士班時，即已展現其研究潛能，他的學位論文《清季東北移民實邊政策之研究》，因議題重要、論證紮實，2001年經中國歷史學會審核推薦中正文教基金會贊助出版，列入本叢書第7種。林先生隨後進入本系博士班就讀，進一步深化他對清史的研究，本書《清代蒙古與滿洲政治文化》即為其重要研究成果。

「滿洲政治文化」意指清朝的滿洲統治特色，尤其是討論滿洲政權身處於少數統治的政治現實之下，所表現出的特殊行動風格。本書的主題，在於以蒙古因素為核心，著重討論滿洲政治文化裡的蒙古因素，論述清朝的北亞民族文化背景，始終是清朝的重要特徵，也由於滿洲政權持續不斷地從蒙古學習、引進各種經驗與資源，不但豐富了滿洲的特色，也把蒙古併入清朝，此種特徵深刻地表現在蒙古史學、宮廷音樂、滿文佛經、滿文字書的政治文化功能等等面向。林博士精通滿文，得以利用大量的滿文檔案，並參照數百種中、英、日期刊專書文獻，透過他的剖析，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除了「滿／漢」的互動關係外，「滿／蒙」關係實為吾人欲了解滿洲政治文化不可忽視的要素。這是本書重要的立論與貢獻，謹此向讀者鄭重推薦。

呂紹理

2009年12月18日

目次

主編序	i
第1章 緒論	1
一、 蒙古在哪裡？	1
二、 滿蒙關係與滿蒙一體	3
三、 滿學研究與滿洲中心觀點	8
四、 關於滿族「漢化」觀點	9
五、 從蒙古元素到蒙古感情	12
六、 政治文化	13
七、 各章內容	15
第2章 滿蒙一體	19
一、 滿蒙聯姻	19
二、 薩滿信仰與藏傳佛教	31
三、 八旗蒙古	61
第3章 蒙古源流	71
一、 蒙古史與清朝官修國史	72

二、 《蒙古王公表傳》的纂修	82
三、 滿文本《蒙古王公表傳》的史料價值	92
第4章 掇爾多密	103
一、 宮廷音樂與掇爾多密	103
二、 蒙古音樂的演出記錄	113
三、 樂譜版本改定及其滿洲化	120
四、 蒙古樂曲的內容	125
第5章 曼珠師利	147
一、 清朝藏傳佛教圈的形成	147
二、 五臺山、承德外八廟	154
三、 曼珠師利大皇帝的作用	176
四、 滿洲佛教之「御譯佛經」	186
第6章 恒河之流	225
一、 印、藏、蒙汗統同源論的流變	226
二、 蒙古視野下的清朝開國神話	239
三、 滿文佛經、滿洲中心與佛教同源論	251
第7章 同文之盛	279
一、 編纂語文工具書	281
二、 音寫蒙古語文的應用	318

三、 清朝的「同文」理念	345
 第 8 章 結論	 369
 第 9 章 徵引書目	 381
一、 檔案史料	381
二、 官書典籍	382
三、 專書著作	388
四、 期刊論文	395

表次

表3-1 滿文本《蒙古王公表傳》人名、族名比較一覽表.....	98
表3-2 滿文本《蒙古王公表傳》地名比較一覽表	99
表4-1 《筚吹樂章滿洲蒙古漢文合譜》各種版本的說明與 比較一覽表.....	121
表4-2 《筚吹樂章滿洲蒙古漢文合譜》與《合撒兒祭祀歌》 的曲目比對一覽	128
表4-3 《筚吹樂章滿洲蒙古漢文合譜》漢、滿、蒙文曲目 對照一覽表.....	132
表4-4 《番部合奏樂章滿洲蒙古漢文合譜》漢、滿、蒙文 曲目對照一覽表	138

表5-1 乾隆皇帝御譯滿文佛教典籍一覽表	217
表7-1 清文鑑系列一覽表	296
表7-2 《滿蒙漢三體字書・遇合類・使會見》與其他詞書 比對一覽表	299
表7-3 音寫蒙古語文圖書目錄一覽表	316
表7-4 郎世寧「前十駿圖」與王致誠《十駿馬圖冊》命名 比較一覽表	320
表7-5 康熙朝滿文《起居注冊》滿文音譯蒙文地名對照一 覽表	322
表7-6 《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譯改例詞一覽表	332
表7-7 蒙文《甘珠爾・大般若經》滿洲字音寫蒙古文佛號 對照一覽表	337

圖次

圖1-1 《皇清職貢圖》「土爾扈特宰桑」圖文	18
圖2-1 蒙古祖宗等神主示意圖	68
圖2-2 《滿文大藏經》經板「大黑天Ma. gur mahag'ala」	69
圖2-3 「制誥之寶」印文 引自《明清檔案存真選輯》二集	70
圖4-1 「燕饗筚吹樂—胡筚」	144
圖4-2 蒙古族傳統樂器「馬頭琴」	144
圖4-3 《筚吹樂章·善政歌》等曲，泥金精寫本（甲）	145
圖5-1 「丁觀鵬畫文殊像」	221
圖5-2 香山滿洲寺廟示意圖	222
圖5-3 〈喇嘛說〉，滿文碑文拓片，局部 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223
圖5-4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讚佛法身禮》 滿蒙文合璧抄本，題記	224
圖6-1 「萬法歸一圖（屏）」	277
圖7-1 《御製滿蒙文鑒》，卷1，天部，天文類，頁1-2。	364
圖7-2 《滿蒙漢三體字書》，〈蒙文十二字頭的疑問語氣〉 ..	365

圖7-3 《欽定西域同文志》，卷1，頁1-2。.....366

圖 7-4 《大藏全咒》，目錄，卷 1，頁 1-2。.....367

第1章

緒論

一、蒙古在哪裡？從《皇清職貢圖》談起

《皇清職貢圖》是一部成於乾隆年間的，關於沿邊少數民族以及東西洋各國官民男婦的衣冠狀貌圖畫。這一部內容豐富、色彩瑰麗的圖說，已成為學者研究十八世紀中外民族風情的重要資料。《皇清職貢圖》各版本略有不同：謝遂《職貢圖》，四卷，有彩色圖三百零一幅，滿漢文合璧圖說；文淵閣寫本、內府刊本《皇清職貢圖》，俱釐為九卷，內府刊本有圖三百零四幅，只有漢文圖說本。¹《皇清職貢圖》也隨著七部《四庫全書》和各種刊本而流傳開來，四卷本亦於多

¹ 關於《職貢圖》畫卷的繪製經過及版本，見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頁1-22。

處存放。²

這部畫卷既然是我國邊疆民族的畫史，也確實包括從東北到新疆、東南，乃至於臺灣的少數民族，然而，我們並沒有發現圖說裡有一個部族叫做「蒙古族」。或許有人會認為乾隆三十六年（1771），「舊為準噶爾四衛拉特之一」的土爾扈特部，從俄羅斯返回「歸順」之後，³亦被載入《皇清職貢圖》內，而土爾扈特部也是「蒙古族」。但是，土爾扈特部的性質與地位與其他各部蒙古明顯不同；該部來自「異域」，曾於乾隆二十一年曾遣使來朝，清朝認為：乾隆三十六年，他們自俄返回屬於「職貢」關係的延續，該部更不能做為全部蒙古的代表。那麼，我們不禁要問：蒙古在哪裡？⁴可見不僅清朝對於「部族」、「職貢」、「疆域」等意義的表達與前代確實不同，清代的「蒙古」與民國以來做為「邊疆少數民族」的蒙古，更是兩種有極大差距的認知。

² 儲放地點至少有乾清宮、避暑山莊，見《欽定石渠寶笈續編》，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冊440，頁104；《欽定石渠寶笈三編》，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本》，冊450，頁119、124。

³ 土爾扈特部的滿漢文圖說，見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頁162-165。

⁴ 關於《皇清職貢圖》裡各族的入選標準及相關背景，需另外探討，可參見 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330-336，她揭示清朝官書、碑文所呈現出多種民族語文合璧形式之意向，並以「共時皇權」（simultaneous emperorship）的意識形態為研究主軸，也論說了《皇清職貢圖》裡並沒有所謂的「漢、滿、蒙、回、藏」五族。

二、滿蒙關係與滿蒙一體

清朝所奠定的疆域範圍與民族格局為後人所承襲，清朝的統治經驗與管理技術也長期引起現代學界的關注，而滿洲與蒙古的關係尤其與滿洲崛起、清朝建立、滿洲特色的清朝政治文化有密切關係。所以，滿蒙關係也是民族關係、民族政策、清朝史、滿族史、蒙古史等學術領域必須討論的重要課題。

滿洲與蒙古、西藏等民族關係的研究，和本書的角度似有重覆，這些民族關係的研究成果當然也是本書必需參考的，例如：清朝的各種「政策」的研究，特別是民族政策、策略，均強調：因地、因民族而不同，此乃就政策角度的觀察而言。但是，清朝如何能夠統治多元民族，如果只是簡約理解為「以不同的方式統治不同的民族」，這種「一對一模式」可能限制我們對於整體特質的了解，⁵而且與清廷強調的「一體」、「大一統」有所矛盾。因此有些學者強調，清廷的統治應看做是一個整體，在公開地展現滿洲族群特色的政治文化之時，也無損於統治多元族群，宣示跨地域大一統帝國的成就，這種表現不只在「邊疆」，也在江南。⁶本書所提出的「滿洲政治文化」，即是說

⁵ Michael G. Chang 檢討「一對一模式」的問題，指出這也是 Fletcher 重視的看法；並以韋伯（Max Weber）的「父產官僚帝國」（patrimonial-bureaucratic empire）概念應用來理解清朝，請見：Michael G. Chang, "A Court on Horseback: Constructing Manchu Ethno-Dynastic Rule in China, 1751-1784", California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2001, pp. 30-36.；另外，葉高樹則以「多元一體」政權的詮釋，與此「一對一模式」不完全相同，他認為清朝的統治形態，有「諸制並行又合而為一的方式」。見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頁 48-49。

⁶ 這種「一對一模式」的例子之一是：滿洲能夠統治蒙古、西藏的主要原因是

明具有民族特色的政治文化是清朝政權的特徵。

蒙古民族自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後，形成「民族共同體」，有了統一的族稱，反觀滿洲民族的發展過程，自金代女真以降，到了明代建州女真所發展出的滿洲，今日所稱的滿族，族稱有較複雜的轉變。本書根據研究對象以及史料，統一使用「滿洲」一詞，而爲了詮釋上以及徵引研究成果之需亦酌用「滿族」一詞。「滿族」一詞以及意涵的出現，學者以爲是十九世紀以後的產物；而也有學者，例如：歐立德（Mark C. Elliott）指出的，早在清初起清朝統治者已不斷培養民族認同，在二十世紀西方「民族國家」概念引入中國之前，「滿洲」已經具備一切現代意義上民族所應具有的內外特徵。⁷是故，使用「滿洲」、「滿族」、「滿洲民族」的用法即與歐立德較接近。

依照清代文書的正式規範，並不宜將「滿洲、蒙古、漢人」或「滿洲、蒙古、漢軍」等減字寫做「滿蒙漢」，「蒙民」、「滿蒙」字樣亦屬不當，有時會造成文義不清。⁸然而過去也有爲了漢文行文方便

因為滿洲接受藏傳佛教；能夠統治漢族是因為接受儒家文化！這些觀點未視滿洲統治下的清朝為一整體。以佛教信仰而言，藏傳佛教做為滿洲、蒙古、西藏三者關係的樞紐角色固然沒有差錯，但是佛教的角色，以及各民族如何看待佛教、佛教之於民族的政治、信仰、認同的聯繫等面向，則完全被忽略。參見 Carl Johan Elverskog, "Buddhism, History & Power: The Jewel Translucent Sutra and the Formation of Mongol Identity", Indiana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2000.

⁷ 關於「女真」、「滿洲」、「滿族」概念的研究述評，參見馬釗，〈滿學：清朝統治的民族特色—1990年以來以英語發表的清史著作綜述之一〉，《清史譯叢》，第一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頁111-114。

⁸ 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8），冊3，頁690，乾隆二十六年七月三十日；冊6，頁576，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十九日；冊11，頁513，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的縮寫，現代更是反映口語而普遍減字了。因此，「滿蒙關係」、「滿蒙聯姻」、「滿蒙一體」等用詞之「滿蒙」，正是滿洲、蒙古的縮寫，當不致有歧義。

清朝政府常以「滿蒙一體」、「滿漢一體」等「一體」或「一家」等言詞與概念來表達民族融合的目標。尤其與蒙古關係穩定之時，總以「中外一體」、「內外一家」來表述統治願景，突顯蒙古的地位與意義。⁹由此可見，清朝政權所表達的滿蒙關係是「滿蒙一體」的關係，滿蒙一體正是清代的用法，「一體」的意思是「一個身體」、「一樣的」。¹⁰所謂「一體」，以現代的講法即是「民族共同體」，¹¹例

⁹ 清朝所謂的「內外」概念並不容易清楚定義，可以參考歐立德（Mark C. Elliott）的觀點，他指出「內外」的分別是北京和北京以外所有的空間，不以傳統的中原、塞外概念劃分，因此，清朝所說的「大一統」宣言是正當的，而「中國」得以重新定義，奠定當代中國的雛形。見歐立德（Mark C. Elliott）著，華立譯，〈清代滿洲人的民族主體意識與滿洲人的中國統治〉，《清史研究》，2002：4（北京，2002），頁87。原日文著作收入《滿族史研究通信》，第十號（東京，2001.4）。

¹⁰ 例見：康熙六十年，〈崇國寺碑文〉：「諸蒙古恭順三朝，述職無曠，……於朕躬，款化益眾，凡在龍堆瀚海內外百餘部落，皆吾藩屏翰。故往歲親征漠北，除其蠱賊，近復平定西藏，寧其疆宇，實嘉諸蒙古感恩思報之誠，而上下交孚，至於絕漠遐陬，胥聯為一體焉」，其中「胥聯為一體焉」滿文譯做：yooni emu beye oho，意為：全部成為一（個）（身）體。漢文〈崇國寺碑文〉參見張羽新，《清政府與喇嘛教—附清代喇嘛教碑刻錄》（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頁304-305；滿蒙漢藏碑文拓片，《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碑帖拓片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冊67，頁153。漢文「一體」，滿文寫做「emu」、「beye emu ombi」等，見《舊滿洲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9），冊2，頁628-832；也有寫做「emu beye」，見（清）不著撰人，《清文典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卷1，頁57，「胥為一體」（Ma. daci emu beye）。另有「emu adali」，漢譯做：同源、一體，參見第六章第一節。